



计划计划

陕西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出戏以喜剧形式描绘了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主题——实行计划生育。剧里赞颂了一手抓生产、一手抓计划生育的生产队长邵大黑，也批评教育了牛二嫂等人对计划生育的各种错误思想，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反映了计划生育的紧迫性，是一出深受观众欢迎的好戏。

时 间 一九八一年夏。

地 点 陕南农村。

人 物 邵大黑——男，三十四岁，双石桥生产队队长。

惠 芳——女，三十二岁，大黑之妻，社员。

孙少强——男，三十岁，社员。

兔 珍——女，二十七岁，少强之妻，社员。

银 秀——女，二十四岁，双石桥生产队妇女队长。

赵木三——男，五十多岁，大队长。

魏家富——男，六十多岁，社员。

二 牛——男，三十八岁，魏家富的二儿子。

二牛嫂——女，三十七岁，二牛之妻。社员。

小 丁——男，二十五岁，银秀的未婚夫。

妇女社员甲、乙、丙。

第 一 场

〔中午。〕

〔村头，公路边。〕

〔水田里秧苗青青，台右露出果实累累的桃园一角，园边搭一看园的凉棚。棚下放置小桌小凳及装桃的竹篓等物。棚旁竖着一面“桃园管理须知”的木牌。〕

〔大幕在欢快的音乐声中拉开。〕

〔丰收的桃园，一派繁忙景象，惠芳同妇女乙、丙各扛一篓鲜桃穿场，二牛同兔珍提空篓迎面走上。〕

兔 珍 惠芳嫂！歇口气。二牛哥，快把收音机开开，莫把

刘兰芳的评书误了！

妇女乙 这个刘兰芳硬是说的好的，勾得人一天不听都不得行！二牛哥，快开机子。

二牛 莫急莫急！（亮手表）我这儿早有准备，现在离北京时间十二点，还有整整五分半！

〔二牛至凉棚下开收音机，众聚精会神等待，想不到刚调好台，却传出播音员的声音：“长篇评书《杨家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这个时间继续播送。”众愣住，二牛莫名其秒地跌坐在竹椅上。

二牛 咄！这是咋搞的，今天那门提前了？

兔珍 不会吧！二牛哥，你莫把时间看错了。

二牛 不得错！（抬手腕，一愣）哎哟！我这表……

众 表咋了？

二牛 给停了！

〔众愕然，少顷大笑。

妇女丙 二牛哥！你这手表真正好，一分钟慢了六十秒！

妇女乙 哎！人家这可是代表世界新潮流的外国进口表哟！

二牛 （哭笑不得）莫损人了，便宜没好货！喂，你们要是想听，我来给大家说一段。（清清喉咙，以茶碗击桌，模仿刘兰芳）话说金刀令公杨继业率领七郎八虎，浩浩荡荡奔赴金沙滩……

兔珍 二牛哥，算罗！你这醋溜普通话一说，硬是王大娘娘的皮蛋——变了味了。

妇女丙 再听他说几句，我这牙淋的连豆腐都咬不动了。

〔众妇女哄笑。

二 牛 你们硬是把我打击完了。

妇女乙 要说这个杨令公真是不简单，七郎八虎，八姐九妹，一家人保了个大宋江山哟！

二 牛 好倒是好，就是不符合计划生育的要求。

妇女乙 人家古人搞的啥计划生育哟！

二 牛 咋莫搞，杨令公虽然是七郎八虎，可最后也只剩下了杨六郎一个，杨六郎只要了个杨宗保，杨宗保只要了个杨文广，咋人家都是领了“独生证”的！

妇女丙 背你大人的时哟！那时候还有独生证？

二 牛 反正人家杨家将最后都是独苗苗。

〔银秀上。〕

银 秀 哟！这里好热闹呀！奂珍嫂，你们今天开园收桃，这么多人来帮忙！

奂 珍 是呀！没想到我两口子第一次承包这桃园，就会结这么多桃子。来，尝个新！（给银秀及众人散桃）银秀，人家二牛哥，刚才还帮你这妇女队长在这里宣传计划生育哩！

银 秀 是吗？（对妇女乙、丙）对了！桂花嫂，你们这个月独生子女费还没领，我给你们带来了！（掏挎包取钱）

二 牛 哎呀，票子寻着找你们哩，你们咋还疑疑迟迟的？不要了我可领呀！

奂 珍 你们两个了，没指望了。有资格的是人家。（指妇女乙、丙）

妇女乙 我们不缺啷几个钱！（对妇女丙）走，回去做晌午饭去。

〔妇女乙、丙下。〕

银 秀 兔珍嫂！你看，把独生费送到人家面前，人家都不肯领！

兔 珍 看这样子，秀云嫂莫非是怀上了……

银 秀 哎！真急死人了，惠芳嫂，听说大黑队长今天回来？

惠 芳 说是今天会完。

银 秀 大黑哥回来你给他说明一声，我有重要事情找他！
（欲下）二牛哥，昨天育龄妇女到公社卫生院检查，二牛嫂没去，人家打电话又在催哩！

二 牛 哎！银秀，我给她说。

〔银秀急匆匆下。〕

兔 珍 咦！惠芳嫂，你在望啥哩！

二 牛 咋还用问，等我们大黑队长哩！

惠 芳 谁等他！（不好意思地欲下）

兔 珍 莫不好意思了，走，帮我摘桃子去，人家一会儿就回来了。

〔兔珍拉惠芳下。二牛打开收音机放在耳边调台听秦腔。二牛嫂上，见状生气地揪住二牛的耳朵。〕

二 牛 哎唷唷，这是谁？你丢不丢？你再不丢，我——
二牛嫂 你做啥？

二 牛 （见是二牛嫂，忙陪笑脸）嘿嘿，我不做啥。

二牛嫂 （气恼地）我到处找你，你倒在这听开戏了？我问你，你给我逮的青蛙在哪？

二 牛 你还不晓得，人家银秀找你们几个妇女到公社卫生院去检查哩！

二牛嫂 我不去。我逮上青蛙上城里检查我的，这就叫她是她，我是我，鸭子不跟鸡打仗！

二牛 我说你就莫当那混鸭子了。看看人家这些独生子女户，少强务庄稼，免珍管桃园，小两口一手抓钱，一手抓粮，日子过的多安逸哟！

二牛嫂 （冷笑）安逸？但愿他们老了也这么安逸！（声音压低）你晓得啥？银秀叫独生子女费都发不出去了，人家好些人都不去领。桂花还要把独生子女证退给她们呢！

二牛 真的？

二牛嫂 这实行了责任制，也都知道劳力的重要了。往后走的是劳动致富的路！富不富，靠劳动；发不发，看你有没有劳力娃！（喜滋滋地）二牛，我去做检查，要真是怀上了，说不定，这回准要给你生个犁田耙地的二百五哩！

二牛 莫吹泡泡糖了，前头生的那两个，你每次都说是二百五，可一生下来，还不都是些千金？算了。没得娃我也不呕气，咱们就这么过。

二牛嫂 你少说丧气话！我问你青蛙到底逮不逮？

二牛 我说算罗！咱们才过上伸展日子，莫找拖累。

二牛嫂 好！你不逮我逮，回来咱们再算账。

（气冲冲挽起裤腿下，被二牛拉住）

二牛 哎，咱们再商量商量……

二牛嫂 你少管！（使劲一搯，把二牛推了个坐墩，急下）

二牛 （爬起）这个歪婆娘，硬是把男人吃住了。

〔孙少强骑自行车上。〕

二 牛 哎哟，少强回来了。

孙少强 二牛哥！

〔免珍、惠芳上。

免 珍 少强，跟供销社把合同订好了？

孙少强 订好了！咱们的桃子人家全包了！免珍，我还买了个好东西哩！（由裤袋里掏出块魔方，朝空一抛）你们看！

二 牛 这花里胡稍的方砣砣是个啥玩意儿？

孙少强 这叫魔方，是智力玩具，城里的小娃家早都要开了！咱们娃养少了得讲究个质量。免珍你看，我还给咱们敏敏买了盒算术积木嘞！

免 珍 （嗔怪地）莫张！你没听有人说，再培养还是个木脑壳农二哥？！

〔邵大黑挑担同魏家富上。

邵大黑 农二哥咋了？“要龙要虎，不如要土。”我看咱们农二哥只要好生干，前程远大哟！

孙少强 队长，会开完了？

二 牛 爹，你也回来了？

魏家富 多亏大黑帮我担这一截，不然这阵还磨不回来哟！

免 珍 队长，人家惠芳等了你半天，硬把你给等到了地！

惠 芳 谁等他哩！

孙少强 队长，听说咱们双石桥在全县生产表彰会上夺了个满堂彩？

邵大黑 那还用说？就连咧专员县长都在问我 是咋把双石桥由穷变富的嘞！我说我邵大黑有个啥办法？还不是一靠政策二靠科学，再加上大家的捏合！

奂 珍 大黑哥，现在该给你落实政策了吧？

邵大黑 给我落实啥子政策？

孙少强 摘你的“二杆子”帽子呀！（咳嗽一声，一本正经地）邵大黑，男，现年三十四岁，三年前因穷极生风，自己举手当队长，挣得“二杆子”帽子一顶，苦干三年，全队面貌大变，现在正式宣布摘掉“二杆子”帽子！

邵大黑 哎！你还没说完！（接着宣布）今后如领导无方，致富不力，两年人均收入达不到五百块，三年变不成电视村，二杆子帽子重新戴上！

〔众笑。

邵大黑 莫笑了，还要告诉你们一个新闻：县文工团编戏的听了我的致富发言，说要到双石桥座谈访问，给咱们农二哥编一台大戏。还有文化馆那些画家，要来找啥子素材模特儿，举办美术摄影展览。魏家叔，你余粮款加副业收入一千五，是全队冒尖的首户，人家指名道姓要参观你魏家大院哩！

〔众兴奋地议论。

邵大黑 （掏出一张条子）魏家叔，你们老五的新房庄基地批下来了，大家等着给你立木上梁！

魏家富 （接过批条）大黑，难为你了！这几年连着办事修房，光庄基地就叫你批了好几回。（挑担欲下）

奂 珍 魏家叔，四牛结婚，你给买了些啥好东西？

〔众围挑翻看。

孙少强 哎呀！光喜酒就买了一箱子。

惠 芳 （拿起一件衣服）这衣裳才漂亮哟！

〔兔珍将衣服抖开放在惠芳身上比试。

兔·珍 嘿！你把它穿上才俏嘞！

邵大黑 （猛地记起什么）哎呀！糟了。

兔·珍 （吃惊）啊！那里糟了？

邵大黑 嗨！我把给惠芳买衣服的事咋给忘的没影影了。

惠·芳 忘就忘了嘛，看把你大惊小怪的。快点回来，我先给你弄晌午饭去？（下）

二·牛 爹，我们也该回得了。（挑担同魏家富下）

兔·珍 队长，我可要给你提个意见。人家惠芳嫂子叫你给买件衣裳，你咋给忘了？要是个小气人，硬是要计较哩！

邵大黑 没来头，我们咧一口子不得计较。

〔突然传来二牛嫂的惊叫声：“快来人啊，水长虫咬住人了！”

兔·珍 哎呀！是二牛嫂在喊叫。

〔邵大黑、孙少强急下。少顷，孙少强扶二牛嫂上。

二牛嫂 哎哟！哎哟……

兔·珍 二牛嫂，咬到哪里了？

二牛嫂 肚子……

兔·珍 肚子？！

二牛嫂 腿肚子！你看这血口口，哎哟……

兔·珍 糟糕！要是毒蛇可不得了。

孙少强 兔珍，快找个带带把腿勒紧，免得毒往上窜。

〔兔珍扯下草帽带，同少强使劲给二牛嫂勒腿。

二牛嫂 哎哟！轻一点，轻一点！

孙少强 不敢轻，勒松了毒血流到心脏，要命哩！

二牛嫂 啊？天哪！这可咋得了。（急摸胸口）糟了，我心口子咋跳得这么厉害？准是叫毒蛇给咬了。（哭嚎）

〔邵大黑提一条黄鳝上。〕

邵大黑 莫害怕！不是长虫是黄鳝。

兔 珍 黄鳝？

邵大黑 我把洞一挖开，哪里是啥子长虫，是根沫子黄鳝。

二牛嫂 （立时停止哭泣）哎哟！把我的心都吓落了。（掏手绢擦汗，带出一只青蛙）

兔 珍 青蛙！二牛嫂，青蛙咋跳到你衣裳包包里去了？

二牛嫂 逮住它！快帮我逮住它——

〔众围青蛙。大黑用衣服按住青蛙。〕

孙少强 二牛嫂，你逮青蛙干啥？

二牛嫂 （支唔）这，这是我找的药引子。

孙少强 啥？青蛙也是药引子？

二牛嫂 虫虫蚂蚁入汤头，你晓得个啥？（从大黑手里接过青蛙）大黑兄弟，难为你了！（急下）

孙少强 奇怪，她说逮青蛙找药引子，咋又跑到城里头去了？！

兔 珍 （突然明白）哎呀！二牛嫂莫不是……

孙少强 是啥子？

兔 珍 你忘了？原来你也给我逮过！

孙少强 老实话嘞！她莫不是做妊娠检查去了！

邵大黑 啥啥？逮青蛙做妊娠检查？

孙少强 你没经验，人家二牛嫂是用青蛙检查她是不是怀上了。

邵大黑 胡整！她都两个了怎么还要生？

免 珍 那可说不准！队长；你还不知道村里半边天的气象预报哩！没娃的想要劳力娃，有娃的还想要千金，还有人劝我也再要一个哩！

孙少强 免珍，你可不能……

邵大黑 好了好了，莫扯这些了。免珍，给你们妇女队长银秀说说，实行了责任制，计划生育还是要宣传提倡的。少强，咱们得赶紧找队委重新商量生产致富规划。

孙少强 好。（下）

〔大黑欲下，迎面碰上银秀，免珍下。〕

银 秀 大黑哥，开会回来了？我正要找你。

邵大黑 银秀，找我有啥事？

银 秀 你看看！（递笔记本给大黑）这次搞摸底普查，咱们队三十七个育龄妇女，光计划外盲怀和退证要生的就有这么多，你看咋办？

邵大黑 （接本）就这事？

银 秀 这事还小？

邵大黑 你说了就对了。（退本给银秀）我说银秀，你这个妇女队长抓计划生育咋是没说的，一个钉子一个眼，扎扎实实，实实扎扎。

银 秀 人家给你汇报工作，不是要听你表扬！

邵大黑 看看，我这表扬后头有批评嘛！你叫我看本本，我也让你看个本本。（掏出几分材料）这是我专门给你带回来的。人家那几个受表彰的富裕队，粮食打得没我们多，可家庭副业比我们搞的欢实。这是牛集坝

的，有个妇女养鸡上百只；这是榆树营的，十三个女娃子承包了全队的桔园、鱼塘、花椒林。你这个妇女队长的工作重点也得来个转移，莫尽揪到这戴环结扎、打胎怀娃的本本，得往一个富字上瞅！

银 秀 照你这么说，计划生育工作就该不管了？

邵大黑 不是不管，该管的还是按你那一套大胆地管。

银 秀 管？我要能管住，还找你这个队长干啥？

邵大黑 噫，银秀，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是铁路上的警察，各管一段。我分工搞生产，你分工抓生育，两个队长责任明确，可莫打架哟！

银 秀 你——（生气地坐在凳子上）人家等你好几天，给你个本本你连看都不看。

邵大黑 银秀，你莫生气，我就是看了也等于没看。

银 秀 咋？

邵大黑 一本“富”字经都把我念的喘不过气来，哪有心思念你“外儿女经罗！

〔妇女甲提竹篮上，见银秀欲躲。〕

银 秀 桂花嫂，你到哪去了？

妇女甲 我，我进城赶了趟交流会。

银 秀 昨天育龄妇女到卫生院检查你没去，今天补查你又进城！

〔妇女甲不理欲下，奂珍上。〕

奂 珍 桂花嫂，进城买的啥宝贝！叫我们也参观参观！

（揭起竹篮上的手巾一愣）哎呀！这怎么是一双月娃娃的纸鞋？

银 秀 什么？（拿过纸鞋）都说有人上天台山娘娘庙许愿，

想不到你也……

妇女甲 (见事已挑明,索性拿出独生子女证和钱)银秀姑娘,这是你们给独生子女发的保健费和奖金,现在退给你。
(见银秀不接又走至大黑跟前)队长,她不要你就拿上!
“土地分到户,生娃管不住;只要人家养得起,生多生少由自己!”(把钱和证塞在大黑手里,急下)

邵大黑 哎哎哎,你塞给我干啥?

银秀 你是一队之长,不给你给谁?(塞纸鞋给大黑,气下)

邵大黑 (端详手中纸鞋哭笑不得)这,这真是活见鬼哟!

——幕落

第二场

〔数日后的一个下午。〕

〔魏家大院。台左是老四新房的一角,后窗上贴一红双喜字,屋后毗连着老三、老大的住房。台右是二牛家,院内有石桌石凳。〕

〔幕启,由幕侧传出阵阵猜拳笑闹声,魏家富同二牛正在院里接应贺喜的客人。〕

〔惠芳、兔珍及妇女甲、乙、丙上。〕

二牛 惠芳,你们都来了!哎哟!还送啥子礼呀!快请里面坐——

惠芳 魏家叔,四儿结婚,恭喜你老人家!

魏家富 (高兴地)喜,喜!大家都喜!

妇女甲 魏家叔,你硬是咱们村的福老太爷哟!多子多福,儿

女满堂，再过几年四世同堂，还要抱个重孙孙哩！

魏家富 （陶醉地笑着）好！好！二牛，快招呼大家进去喝酒，喝喜酒嘛！

〔众陆续下，二牛复上。〕

二牛 爹！客都来齐了，你忙了一天，也进去吃一点啥。

魏家富 我不饿，莫牵心我！

〔二牛嫂拿一瓶酒上。〕

二牛嫂 二牛，把这一瓶“城固特曲”给爹留到，让爹晚上一个人抿几口。

魏家富 喂！这么好的酒，给我啥子！我说老二媳妇，听老二说，你昨天到医院去检查了？

二牛嫂 是哩。（委屈地）为这，人家二牛跟我吵了大半夜嘴哩！

魏家富 二牛，这是好事情，你吵的是啥子嘴？

二牛 爹！咱们都两个娃了……

魏家富 两个都嫌多了？我养了你们五个也不嫌多！（环顾喜灯高挂的院落）人这一辈子啥叫福份？就是一辈一辈的盘人！象今天这样添人迎喜，门丁兴旺！

（感情地）老实说，人家老大、老三都有几个娃了，我就操心你们只有两个女子……（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昨天进城，我还捎带买了个东西呢！

（打开纸包，亮出一套儿童海军衫给二牛嫂）

二牛嫂 （激动地接过）爹！

二牛 （哭笑不得）爹！你……咱们再养一个，又得受好几年拖累！

魏家富 拖累？养娃怕拖累，人活到世上还有个啥意味？老

二媳妇，你莫听他的！要盘人，就莫怕吃苦！趁我这把老骨头还没散，还能给你们帮衬的上……

二牛嫂 二牛，你好好听爹这话！

二牛 你？！

二牛嫂 我咋了？

魏家富 二牛，你们还争个啥？还不去招呼客人！

〔二牛同二牛嫂下。〕

〔邵大黑头顶肩挂着一幅刚刚写好的对联上。〕

邵大黑 魏家叔，恭贺你今天双喜临门！人家文化馆画画照象的下午要来双石桥，访问冒尖户搞美术摄影嘞！我来给你这院子送副对联！

〔赵木三同银秀跟上。〕

赵木三 （念对联）“责任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勤劳动有劳有收劳多收多；人兴财旺。”好！好！家富哇！你这魏家大院真正是人兴财旺，人兴财旺！

魏家富 大队长！（感激地）还不多亏是大黑这几年想尽办法，叫咱们致富冒尖哟！

邵大黑 银秀，你也给对联提点意见么！

银秀 我没那个水平！（故意不理大黑）

〔二牛跑上，把魏家富拉至一边。〕

二牛 爹！南山那个人来了！人家说有事找你……

魏家富 这……（同二牛急下）

赵木三 大黑呀，人家银秀向我告你的状咧！

邵大黑 我知道。银秀，咱们有啥回头说，跑到这吵架，莫把人家喜冲了。

银秀 谁和你吵架！

赵木三 好了好了，银秀，你也莫再呕气了。我说大黑，人家银秀抓计划生育，咱们抓生产的也应该支持，莫当那个铁路警察，你一段我一段分的那么清畅；象桂花退证的事，你也应该过问一下。

邵大黑 这不是赶着鸭子上架嘛！大叔，你叫多包一个责任田，再扶一个魏家富我都情愿。可咋号价事，我一个男人巴楂的咋好问嘛！（看手表）哎哟！文化馆的人马上就要来，我得赶紧去安排一下。（下）

银秀 大叔，你看他嘛！

赵木三 莫着急，莫着急，慢慢来！

银秀 再慢人家桂花就要生了，还有秀云嫂也在退证，说她已经怀了两个月了。咋办嘛？

赵木三 耐心动员，尽量说服嘛！

银秀 说服不了咋办？据我了解，桂花这次态度硬得很。

赵木三 实在说服不了就叫他写个申请……

银秀 大叔你——

赵木三 银秀，桂花是个工干家属，生了个女子经常受男人的气，象这种情况你不叫她再生一个，这个筋难缠！

银秀 要这样说，那七八个退证的都能找得出理由。

赵木三 咱们还是先说服，说服不了总得找个办法。过去咱们到公社开会争的是返销粮指标，现在开会争的是生娃指标，争一个就少一个麻烦，这也是支持你的工作嘛。

〔二牛上。〕

二牛 大队长，我们弟兄几个要敬你们干部一杯酒呢？